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977  
10 March 2005

CHINESE

---

## 第九七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5年3月10日星期四上午10时15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蒂姆·考勒先生(新西兰)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977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让我热烈欢迎非政府组织妇女地位委员会的非政府组织和平问题工作组的妇女们。他们象过去几年一样，组织了一次讨论会纪念国际妇女节。参加今年题为“妇女拒绝核武器”讨论会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今天在场，她们根据长期的传统致电裁军谈判会议。

电文如下：

“自从 1984 年以来，长驻日内瓦的一批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和平问题工作组成员们一起，举行了一次讨论会纪念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表彰世界各地妇女为实现正义、和平和安全所做的不懈工作。我们再次借此机会提请公众和各国政府全面看待和平与安全问题，并认知妇女几百年来关于各国彻底和普遍裁军的要求。

“妇女动员人们支持裁军与和平。仅在上一个世纪，诸如征集并呈交给 1926 年日内瓦裁军大会的 900 多万人签名，或者在 1959 年由欧洲妇女反对核军备运动发起的各种教育和请愿运动，动员了公众对全面裁军和核裁军的广泛支持。国际妇女争取和平和自由联盟和其他许多组织一起，拒绝接受冷战的阻隔并致力于通过东西方对话和结束军备竞赛与建立和平合作的许多其他共同的活动打破这些阻隔。妇女们示威反对在欧洲的多边核部队的集结，例如在 1964 年在荷兰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示威。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 110 个社区的 10 万名妇女离开家庭和办公室举行全国性“罢工”支持禁止核试验，其导火线是波士顿医生们证明美国各地及其它国家儿童的牙齿中发现核试验的副产品锶-90。几百万男女在欧洲各个城市集会并越过边界游行反对部署核导弹和放射性武器。我们都记得，就如男人们离开家去打仗一样，当年格林汉姆一科门的妇女们离开自己的家献身于和平。

“这一点要说清楚：我们并不断言妇女‘天性’比男人更和平。妇女适应社会需要成为家庭和社区的看护者和哺育者；但在全世界各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许多男人承担起“保护者”和“捍卫者”的角色，并往往通过拥有武器来保持这一作用，而扮演哺育者角色的妇女则往往鼓励这一‘有男子气概’的做法。我们认为妇女也是冲突中的行动者——妇

女们拿起武器，介入冲突甚至使冲突长期继续下去。仅仅多几个妇女参加安全讨论和谈判是不够的；正如男人们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只有一个人参加谈判不能反映妇女的多样性。

“此外，在所有裁军努力中增加同非政府组织的对话以及非政府组织更多地参与这些努力会促进对安全问题更广泛、更全面的了解，这种了解会成为在签订新的安全协议和条约方面有意外收获的基础。现在必须打破推进裁军方面的僵局了。

“多年来妇女在这些问题上已扩大了专长，并渴望同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同你们和贵国首都的各个部合作向前迈进。在 1997 年，哥斯达黎加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核武器公约的范本，指出这一范本阐明了‘为达成一项真正的核武器公约必须考虑的法律、技术和政治问题’。

“2002 年南非向本机构提出一份工作文件，概述了裂变材料条约方面的一些建议和供思考的想法。现在谈判这一条约以处理核扩散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世界各国的公民社会大部分已做好准备在这些谈判中尽力给予协助。你们裁谈会有权力向我们敞开你们的大门。议事规则第 41 段确认裁谈会可以决定邀请专门机构、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提供信息。我们准备接受你们的邀请，并期盼着收到邀请。

“这个机构已经挣扎了 8 年以求取得进展。只要各国政府继续把安全和军备等同起来，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我们还没有看到全球军事开支的增加增强全球的安全；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武器扩散的增加、来自非国家行动者威胁的增加，而人类却更不安全了。

“我们今年讨论会的重点是核武器，是这些灭绝生态、自杀性和灭绝种族的武器在一个力争认知和取得对安全的全面看法的世界中的作用——这一看法包括环境保护，保护冲突各阶段中受影响的所有行动者，这一看法全面看待并理解使人们为了裁军而拿起武器的原因。

“在大多数情况下，跟踪你们在这里进行的讨论的非政府组织、聚集在纽约跟踪《不扩散条约》审查大会并使公众注意这一大会的非政府组织、组织大规模示威反对核武器的非政府组织、有组织地对各国政府施

(主席)

加压力要求它们谈判《全面核禁试条约》的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许多由妇女组成，她们致力于废除核武器是依据她们对这些武器的祸害具有的独特了解。

“我们赞扬裁谈会去年作出决定确立了同致力于裁军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接触的基本规则，同时我们敦促你们重新研究非政府组织参加和进入所有国际裁军讲坛，并如克罗地亚在大会所说，要了解‘公民社会在裁军领域所起的越来越有益的作用可能对打破僵局并最终推进多边裁军议程的倡议给予新的推动。’我们敦促你们倾听科菲·安南秘书长的忠告，他承认同非政府组织进行更有效的接触增加了联合国各项决定得到广泛的各界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的可能性，呼吁同非政府组织人士进行‘更有组织、更持久的对话’。

“在世界各地有所谓的军国主义文化正在把裁军机制的基石即《核不扩散条约》推向危险的深渊。我们都知道 2000 年审议会议在关键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已有重大后退，也知道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阻止这一事态发展。

“在即将召开的第七届《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来解决所有缔约国的关切和优先事项，并致力于加强条约的不扩散和裁军义务。如果裁谈会能通过一项工作方案并就核裁军、裂变材料条约、防止太空军备竞赛以及/或者拟议中的议程上的其他项目开始实质性讨论，你们就会使审议会议本身的工作有一个十分必要的良好开端。其他机构、其他外交官都没有你们所掌握的机会可以施加影响使审议有一个积极的开端，化解筹备委员会的僵局。

“时间越来越短。在今后几个月中，国际裁军界中所有的行动者必须竭尽所能利用裁谈会作为一个手段确保世界各地所有各国人民的人类安全。”

来电到此结束。我谨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和以我个人名义感谢纪念国际妇女节座谈会参加者的来电，并感谢她们为实现各国人民正义、和平与安全所作的不懈和坚定的努力。还请容许我以我国的名义说，我期盼着有一天裁谈会能够充分听取

(主席)

刚才提请我们注意的联合国秘书长的忠告，以及有一天这份来电能由其本人亲自宣读。

今天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名单如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然后是阿尔及利亚，然后是挪威。我现在请尊敬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

安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先生，这是我国代表团在你担任主席期间第一次发言。我谨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主席，并希望看到裁谈会工作在你能干的指导下取得切实进展。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前任主席荷兰大使为使裁谈会重新走上正轨而采取的积极努力和做法。

我想谈谈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看法和想法。

我们大家都知道，裁谈会现在几乎瘫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裁谈会的命运濒于危殆。裁谈会已有近 10 年没有向人类提交任何成果。当然，绝大多数成员国为通过一项工作方案和在主要问题上开始实质性讨论不断努力，在此期间提出了均衡的建议，如“五国大使倡议”。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徒劳。裁谈会现在陷入了寸步难行的境地。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大家都应对国际社会有负罪感。在接近 10 年里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裁谈会浪费了几近 10 年的时间毫无结果地讨论一项工作方案，这是可悲的。但是更加可悲的是，不能保证同样的 10 年不会重演。我们难道不应有负罪感吗？

那么，要恢复裁谈会工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为了解开其他相关的结，应该首先解开哪个结？

我国代表团认为问题不在程序或任何其他工作方法。裁谈会面前有一个巨大的政治障碍。这个政治障碍就是存在阻挠裁谈会工作取得进展的政治意志。裁谈会是多边谈判论坛。多边谈判的基础应是多边主义精神。只有当我们提出看法并听取其他人的看法和在实现真正和平与安全的共同愿望的基础上以真诚和积极的态度理解对方，多边谈判才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果推行或坚持单边政策或立场，任何形式的多边会谈或谈判肯定都会失败。如果有人不听取其他人发言而只是不断地说“不”，裁谈会就会失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通过自身的经历偿过这种不愉快的会谈结果。

(安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裁谈会不是一个单边推行单方面政策的讲坛。如果要使瘫痪的裁谈会复苏，肯定应该改变消极的政治做法。如果我们之中任何人希望拿出尚方宝剑使裁谈会恢复工作，使它前进并挽救它的命运，那么唯一的尚方宝剑就是大胆地改变消极的政治立场。

我国代表团认为，只有在裁谈会每一个成员都显示出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集体推动裁谈会工作的政治意愿时，我们才能说我们就工作方案达成协议有了真正的政治基础。只要裁谈会不具备这一政治基础，不论它举行多少会议和讨论，都会受到挫折，而向它提出的任何提案都难以或不可能达成协议。这就是从浪费了 10 年时间的裁谈会的现实状况中得到的教训。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我国代表团衷心希望今年的裁谈会工作取得突破。在这方面，主席先生，如果你容许，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代表团竭尽全力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安明勋先生的发言。现在我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阿拉伯成员国以及阿拉伯国家观察员，谨强调我们阿拉伯区域对核裁军议题的重视。

主席先生，以前我曾代表阿尔及利亚祝贺你就任本届裁谈会主席。现在我有幸再次祝贺你，但这次是代表全体阿拉伯国家。我们大家都将团结在你周围，以结束裁谈会长期停步不前的僵局。我还要感谢裁谈会秘书长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他的副手恩里克·罗曼·莫雷先生和秘书处全体成员。

通过这一发言，我们谨表达我们在国际和区域领域致力于安全与稳定的坚定和真诚的愿望，以保证所有各国人民，包括我们阿拉伯人民的幸福和繁荣。阿拉伯集团重申对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承诺，包括 2004 年 12 月 10 日的第 59/69 号决议。该决议确认了多边主义是裁军和不扩散领域谈判的核心原则。这肯定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它要求所有各国平等地合作。

我们在区域和国际层面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和危险的规模和严重性日益增加，这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不移利用这一框架来寻求解决我们面临的各项问题的解决办法。它们也加强了我们对裁军谈判会议的感情和承诺。

(贾扎伊里先生, 阿尔及利亚)

阿拉伯各国完全相信,《不扩散条约》是已缔结的最重要条约之一,并已证明 35 年多以来它在控制核武器扩散方面是有效的。大多数国家已加入该《条约》,这表明这些国家理解该《条约》对避免核战争威胁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阿拉伯国家拒绝了核选择,加入了《不扩散条约》。鉴于它们对不扩散的热切关心,它们极为重视裁减这一致命武器,并因此呼吁该《条约》缔约国中的核国家承担责任提供创造信任气氛和实施大会和历届裁军审议会议决议所需的安全保证。

阿拉伯集团希望核国家履行承诺,包括 2000 年在第六次审议会议所作的承诺,尤其是“13 个实际”步骤。我们希望 5 月举行的第七次审议会议将使这些国家有机会重申和加强这些承诺。

通过建立无核武器区进行核裁军是建立信任、消除核争夺和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尤其是在中东,这些武器的扩散威胁着和平与安全,并在区域和国际层面具有破坏稳定的效应。因此,阿拉伯国家努力在所有多边讲坛上提请注意该区域核扩散的危险,以及必须在中东清除核武器。阿拉伯国家认为,1995 年审议会议通过的有关中东的决议是该条约的基本部分。

我们还要提醒诸位,该《条约》第六次审议会议的最后文件十分明确地表明,以色列必须加入该《条约》和将其全部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之下。

我们各国敦请在第七次审议会议上进一步推动 1995 年通过的这项关键决议以利其实施。这符合安全理事会第 687(1991)号决议的精神——该决议第 14 款呼吁建立中东无核区,也符合每年由大会通过和阿拉伯国家集团作为提案国的各项决议。诸位知道,这些阿拉伯主动行动导致大会在其第五十九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这一议题的第 59/63 号决议和第 59/106 号决议。我们还要提请诸位注意 2003 年阿拉伯国家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决议草案。仍然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旨在使中东成为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最重要的是没有核武器的区域。

国际和平与安全取决于裁军文化的传播。在这方面,阿拉伯国家联盟同裁研所密切合作,组织了我們至为关心的传播裁军文化的联合会议、培训班、研讨会和研究。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

最后，这些决定性的挑战要求裁谈会中人人都采取果断行动。不幸的是，我们和我们其他同事一样，看到的是裁谈会工作由于某些人的顽固立场而多年停步不前。为了结束这一僵局，阿拉伯国家将在 21 国集团框架内尽一切可能再次推动恢复谈判和恢复裁谈会的工作。如你所知，最近的倡议是对你的前任克里斯·桑德斯大使阁下有关任命特别协调员的建议作出的积极回应。我们希望其他成员国也会显示必要的政治意愿、灵活性和现实精神，使我们能就一项考虑到所有各个国家集团安全需求的工作方案达成协商一致。

我们还要确认，阿拉伯集团承诺在大会 1978 年裁军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裁谈会历年同意的议程以及裁谈会本身的议事规则的基础上行事。

我们谨重申，阿拉伯集团准备和愿意进行合作并作出建设性努力，以确定一项平衡所有各方利益和需求的工作方案。

最后我们谨强调，虽然存在讨论裁军问题的许多论坛，但是我们的裁谈会是起草有关这些议题的条约和公约的唯一多边讲坛。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应为保持这一有利条件并用它来建设保障全世界持久和平与安全的新的国际法律秩序而努力。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伊德里斯·贾扎伊里大使代表阿拉伯国家裁谈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所作的发言。现在我请尊敬的挪威代表发言。

保尔森先生(挪威)：主席先生，我怀着巨大兴趣听取了你在会议开始时宣读的非政府组织的发言。我们希望今后的裁军谈判会议能从源头上直接听取来自公民社会的声音。今天的做法，说得客气一点，是很奇怪和十分难以理解的。裁谈会眼下是个陷入僵局的机构，但我们仍应敢于邀请公民社会代表有时来到我们的讲坛并倾听他们讲述他们关切的事情。

我也饶有兴趣地听取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不负责任的片面做法对多边裁军机制构成威胁。作为补救当前消极状况的第一步，如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重新加入《不扩散条约》，并作为一个可核查的无核武器国和原子能机构全面合作，那将是一件好事。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挪威代表谢蒂尔·保尔森先生的发言。现在我请尊敬的爱尔兰代表发言。



法伦先生(爱尔兰)：我赞成挪威同事关于公民社会参加这一论坛发表的评论。裁谈会本来也至少有意识要纪念国际妇女日。在这一天，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我们这个论坛中妇女是在地面人数很少，男人在天花板上人数很多，而正巧的是非政府组织处于地板和天花板之间。但是自从本会议室的墙画面世以来，世界似乎变化不大。我同意挪威和主席的看法：我们已到了这样一天，即联合国和民间社会关系知名人士小组的精神，甚至《联合国宪章》本身的精神，就反映在容许各个非政府组织在这个论坛上直接发言，而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染色体。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爱尔兰代表理查德·法伦先生的发言。现在请尊敬的荷兰代表发言。

桑德斯先生(荷兰)：我要求发言以支持尊敬的挪威和爱尔兰同事刚才的发言。荷兰也深信公民社会必须和能够在这个机构直接发言。我也希望回顾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这方面的忠告，他呼吁同非政府组织人士保持更有组织和持久的对话。我想我们应认真记取这些话。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荷兰代表克里斯·桑德斯大使的发言。请问各位代表在这个阶段是否还有成员想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德国代表发言。

海因斯贝格先生(德国)：主席先生，我谨表示赞同你以贵国的身份就此问题所作的发言，以及挪威、爱尔兰和荷兰刚才的发言。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德国代表福尔克·海因斯贝格大使的发言。现在我请尊敬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

安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想我要对挪威的发言作出反应。我认为他有点离题。我希望挪威代表团理解，有一个挑战，一个政治问题，一直逼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做我们其实不想做的事。我希望你领会这一要点。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安明勋先生的发言。

没有其他代表团想在此时发言了。我们可以谈谈议程上余留的问题。我想这有两方面，首先，我要告诉各位成员，下周会议特别忙，我谈谈时间安排的概况。随后，我将向裁谈会提供我迄今为止进行的协商的最新情况。那么我就接着谈谈下周会议安排。大家记得，在 2005 年会议开始时，当时的裁谈会主席克里斯·桑德斯大使和裁谈会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代表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致

函裁谈会各成员国外交部长邀请他们考虑能否在他们不久后访问日内瓦时尤其是在下周开始的人权委员会会议的同时，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

截至今日止，秘书处得到若干成员国的通知称，他们的外交部长打算在裁谈会上发言。我念一下这份名单，它涉及下周 3 天和 10 位部长。3 月 14 日星期一 11 时，加拿大外交部长将在裁谈会发言。次日，3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30 分，秘鲁外交部长发言，然后是芬兰外交部长，然后是荷兰外交大臣，然后是瑞典外交大臣，第 5 位是乌克兰外交部长。然后在下周的今天，就是 3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将向我们讲话；其后是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其后是日本外务大臣政务官；其后第 4 位是波兰外交部长。

根据裁谈会此类情况的先例，我谨建议裁谈会在下周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四举行三次全体会议，以满足这些具体要求。由于我们尊敬的发言者这些日子日程很紧，我打算尽可能准时开这些会，我谨认真呼吁所有代表团准时来到会议厅。

最后，如果对今天上午议程的那一部分没有评论的话，我说过我要向裁谈会通报我迄今协商的最新情况，并请秘书处在我发言时将我的评论散发给你们。

虽然我的双边和其他协商还在继续，我向裁谈会提供的进展报告比上星期四的更为全面。在提出可能只是初步的结论时，我意识到裁谈会下周的繁忙日程、它以高级别的政治为重点以及我仍需同少数代表团进行双边会谈等情况。

由于铭记着一件具有巨大意义和重要性的大事——《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即将到来，我从就任本届主席开始便为自己规定了这一任务：在裁谈会当前困境中，力求找到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因素。

我的前任克里斯·桑德斯大使非正式提出的“供思考”非文件在这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本着过去多年中历届主席所形成的连贯性，我在协商中追随“供思考”非文件。我应向大家报告，要求就一份没有正式地位的文件得到明确指示，好几位有所犹豫。但是我要高兴地说，压倒多数的代表团回应了我的努力，使我看到了其灵活性的程度，这很宝贵。这是要报告的第一件积极事态。下面我还要好几次谈到灵活性这个因素。

第二个积极方面是各代表团愿在 4 个核心问题或优先问题中的一个或几个的基础上开始认真努力。这一意愿几乎是普遍的。许多前任主席都说过，这不是个新

事。但是普遍感到欣慰的是，“供思考”非文件同好几项先前的正式建议一样，涵盖了 4 个优先问题的理念。

然而，应在观点纷繁的全景下看待这一十分普遍的反应。

在各种意见的一端是，考虑接受含有 4 个核心问题中的一个以上问题的工作议程取决于能否先就立即开始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达成协议。就当前情况而言，至少这几个国家中的某国似乎认为这种谈判应有无限授权。

在各种意见的另一端是，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意愿取决于先有包含某些最低要求的授权，尤其是核查，作为一项可以以某种形式和方式讨论另 3 个核心问题的工作方案的一部分。他们明确告诉我，除非回应过去多年中所表现的灵活性，例如关于消极安全保证授权的性质，加入新增的问题以及指派 4 名特别协调员，否则，看法就不会一致。

表面上看，这不是一个积极的事态，而只是维持现状，即当前的僵局。但我倾向于更积极地看待形势，理由如下：在各种不同立场的两端之间，表现出灵活性的国家在数量上和灵活程度上都有所增加。此外，尽管并非裁谈会每个成员都要求(以任何形式和方式)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开始谈判，但没有人对我明确说这样一种结果是办不到的。

而且，虽然目前并非每个裁谈会成员都能接受含有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以外的其他各个核心问题的工作方案，但我已洞察到讨论其他那些问题的意愿暗含在我所提及的前提之中。此外，这对于进一步测试那些对于哪怕是有条件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也具有某些紧迫感的国家的灵活性，可能有意义。另一方面，为取得其他人的同意，讨论其他核心问题的意愿应与解决《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授权同时显示出来。

让我把刚才说的话和摆在裁谈会面前的具体建议联系起来谈谈。5 国大使的建议支持者很多，但若干时候以来，裁谈会中对其演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如果正式提出“供思考”非文件，最终是否能获得同样多的支持，根据我迄今的协商情况，现在我这么说还为时过早。除非下星期我得到裁谈会所有各方的鼓励，否则我本人不打算以那种方式来进行试探。正如许多同事所指出，裁谈会的问题并不是缺少提案或缺乏外交干才，而是没有政治意愿。

我想提及的最后一个积极迹象是有关裁谈会的前途。人们广泛关切其存在意义和可信性。正如一位代表对我所说，成员们很急于“立即启动”它。我很清楚，和裁谈会的存在意义和可信性密切相关的是它有无能力谈判和/或处理核心问题，而不是讨论新增的重要却不那么紧要的问题。提出任何新增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获得协商一致从而被纳入工作方案中。

我所指出的 3、4 个积极迹象或一时的念头使我不按顺序地提出几个直接了当的问题供思考。我要强调，这些问题并不代表每一个成员的立场，而只是我对主要的棘手之处的理解。可能我谈的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还是想根据各个代表团同我的双边交谈指出谈判中的主要——我强调“主要”——分歧。

- 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授权无条件达成协议可能需要同意对讨论其他 3 个核心问题的授权。而这一状况的一个必然结果——就讨论 3 个核心问题的授权达成协议——似乎需要无条件同意对《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授权；
- 而另一个问题：同意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需要确保这一谈判至少要包含纳入一项核查机制。我用“至少”二字是指有些国家的关切是，满足这一要求的工作方案也会包含授权讨论其他核心问题。

叙述一个问题的性质，相对而言是容易的。提出答案则要难得多。裁谈会各成员知道，尤其是芬兰任主席期间曾在这里的代表们都知道，我们的议事规则规定的不仅是通过一项工作方案，而且还要通过一个活动时间表。我愿相信，如果我们能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授权达成协议——下面我就要讲到这一点——我们便能制订这一年度余下时间里的活动时间表，它将保证在进行《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谈判的同时，连续地或轮流地或以二者并用的方式来处理另 3 个核心问题，以满足认为必须讨论那些问题的各国的要求。

同谈判这一活动时间表平行进行，我希望在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授权的内容方面，在程序上也能有所进展。这就需要以一种方式使人们领会到《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附属机构除了在一个关键方面之外，有不受约束的授权。该附属机构将必须设立一个专家小组，就有关拟议中的条约的效力提出建议，其确切含义将有一项明确的谅解。

(主席)

裁谈会成员对取得进展的最佳方法会有其他想法。我关切的是，通过在我看来是自新西兰任主席至今期间出现的积极因素这面分光镜，加强对僵局的聚焦。我凡有仓促下结论之处，各位成员无疑会纠正我的误解。我只能希望他们这样做时会就如何达成一致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最后，回过头来谈一下我在上周进展报告中关于“思想的粮食”(即“供思考”非文件——译注)的比喻。布丁的好坏要品尝后才知道。它不会是一个特别可口的布丁，但会恢复裁谈会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可信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谈判一项《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处理不扩散核武器，它将对每个国家的安全作出贡献。

除非散会前还有人要发言，否则今天议程就结束了。如果没有人要发言，下次全体会议将于3月14日星期一上午11时准时开始。

上午11时10分散会。

-- -- -- -- --